

古今人物谈南珠

荐孟尝书

汉·杨乔

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，而身轻言微，终不蒙察。区区破心，徒然而已。

尝安仁弘义，耽乐道德。清行出俗，能干绝群。前更守宰，移风改政，去珠复还，饥民蒙活。且南海多珍，财产易积，掌握之内，价盈兼金，而尝单身谢病，躬耕垄次，匿景藏采，不扬华藻。实羽翮之美用，非徒腹背之毛也。

而沉沦草莽，好爵莫及，廊庙之宝，弃于沟渠。且年岁有讫，桑榆行尽，而忠贞之节，永谢圣时。臣诚伤心，私用流涕。

夫物以远至为珍，士以稀见为贵。槃木朽株，为万乘用者，左右为之容耳。王者取士，宜拔众之所贵。臣以斗筲之姿，趋走日月之侧。思立微节，不敢苟私乡曲。窃感禽息。忘身进贤。

（节选自《后汉书·孟尝传》）

还珠赋

唐·令狐楚

物之多兮珠为珍；通其货兮济乎人。才披沙以晶耀；俄错彩以磷玢。避无厌之心，去之他境，归克俭之政，还乎旧津。繇是观德，孰云无神。

相彼南州，昔无廉吏；富其润屋，贪以败类。孤汉主析圭之恩；夺苍生易米之利。滥源既启，真质斯闕。从于旧而不瑕；谅天盼兮有自。

孟尝来止，惠政潜施。欲不欲之欲，为无为之为。不召其珠，珠无胫而至；不移其俗，俗如影之随。

尔其状也：上掩星彩、遥迷月规。灿灿离离，与波逶迤。乍入潭心，时依浦口。惊泉客之初泣，疑冯夷之始剖。依于仁里，天亦何言；富彼贪夫，神之所否。沙下兮泥间，韬光兮自闲。映石华之皎皎，杂鱼目之皦皦。岂比黄帝之使罔象，元珠乃得；藺生之诡秦主，荆玉斯还。

繇是发润洲蘋，增辉崖草。水容益媚，泽气弥好。川实效珍，地宁爱宝。隐见谅符乎龙跃兮，全非系乎蚌老。岂惟彰太守之深仁，所以表天子之至道。观夫彩耀外炫，英华内含。饰君之履兮岂不可，照君之车兮岂不堪。犹未遭於采拾，尚见滞于江潭。虽旧史之录、与前贤之谈，终思入掬以腾价，求得书绅而厉贪。于惟明时，不贵异物，徒饰表者招累，而握珍者难屈。是珍也，居卜流而委弃，历终岁而堙郁。望高鉴兮而暗投，幸余光之恍惚。

还珠亭记

明·李骏

合浦故郡也，今为县隶廉州府。旧有亭曰还珠，盖以表孟尝之异政也。亭在今府治东北还珠岭下。屡经兵火，漫不可识。景泰五年，郡守江右李君逊，始构地于南而作新之，既建亭其中，又立祠其后，工力费用皆措置有方，民悉欣然从事，无有怨咨。经始于是岁之冬，落成于明年之夏。适予按部斯郡，遂以记请。

予惟州郡守吏，秩不贵于诸侯，而势等尔。诸侯始封，其地大者不过五百里，小者仅百而已。今郡地至于千里，州犹不下数百里，俗之登耗，政之巨细，金谷之出纳，教化之张弛，皆悬于长吏之贤否。故以择吏者慎之。

方汉室既东，政尚督责。当时之为郡者，率皆衄于货宝，专务诛求。由是含胎孕珠之蚌，亦皆苦之而徙于他境。为政之弊，一致于此，尚何望其有所建明哉！独孟君之来也，去其害而兴其利，通其政而和其民；礼乐教化之具毕修，愆伏凌苦之灾不降。由是人无瘡札，物无疵疠，虽池中产珠之蚌，尝徙于他境者，亦皆感之而复还。夫以无知之微物且然，矧民吾同胞者，在当时宜无不被其惠爱矣；民无不被其惠爱，凡政之悬于郡长者，在当时亦无不建明矣。若孟君者，诚可谓东汉守吏之最，而足以师表百世者也。

今去孟君几千百年，而人之思孟君者同于一日，则知善政之感于人心，殆千载一时而未尝有间也。

今李君能因民心之所同，而复新斯亭以示劝。因表其义以励俗，则其为政亦未必不取法于孟君焉。